【走基层、到社区——记者体验生活当一天环卫工之一】

城市美容师:为谁辛苦为谁甜

□本报记者 周海燕 郝 光 杨 柳 赵 锐

提起环卫工人,许多人都会把他们与脏联系在一起,而当我们真正穿上环卫工作服拿起扫帚拉起装满垃圾的保洁车的时候,才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所付出的艰辛与汗水,也真正体会到我们这个城市对环卫工人是多么的依赖,他们用自己的脏换来整个城市的洁净与美丽。

9月26日凌晨3点40分,我被闹钟声惊醒:今天我们要去当一天环卫工人,体验体验他们的生活。迅速起床收拾完毕下楼,发现平日喧嚣的城市竟然是那么的静谧,黄色的路灯下,大街上显得空空荡荡的,只有远处的广告牌灯光在闪烁。我加快了脚步往目的地火车站走去。行至中山北路,远处已经有身穿黄色环卫服的工人开始扫地了,还有一名工人正在做开工前的准备:他解开保洁车轮的锁,一边用手按按车轮看看是否需要充气,一边从车里拿出他们的工具——扫帚和保洁袋。

来到火车站东侧的新华东路,这里也是中心城区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老远就看见几个身穿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在路上清扫马路,熟悉而又别扭的身姿让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的几个同事。走近一看,三名早到的同事已经在几个环卫工人的指导下起劲地扫地呢。由于不得要领,扫起来的动作显得有点僵硬和别扭。"扫地的时候右手要握住扫帚把的后端,左手手背向下用力握住扫帚的中下端,这样扫灰尘不会漫天飞扬起来。"在环卫工大姐的指点下,我们逐渐找到了扫地的感觉,大家齐心合力地干起来,不一会的功夫就扫完了将近一百米的人行道路面。"这才是开始呢,扫完地后,还要拉保洁车一段一段地将成堆的垃圾用铁锨铲起来装到保洁车上,再拉到垃圾中转站。然后回来再沿着自己的辖区来回"巡视",发现有垃圾要及时收纳到保洁袋中,这样的工作要持续到中午11点左右才算告一段落,中间还要对沿街的垃圾桶进行擦拭保洁。中午短暂休息后,下午接着继续重复上午的工作,直到天黑才能收工。"同去的环卫处的同志告诉我们说。

本部记者体验环卫工人夜送垃圾。

本报"实习环卫工人"在垃圾中转站卸货。

垃圾装好车,我们几个人轮流拉车向位于新华市场的垃圾中转站走去。来到中转站,一股难闻的酸臭味道扑鼻而来,环卫工人陈大姐告诉我们,这还是秋天的早晨天气不热,如果是夏天的高温天气,这里的苍蝇直往身上撞,味道更难闻。在垃圾处理间,平素里讲究的我们也顾不上恶臭的气味,抄起铁锨和耙子将车里的垃圾卸到垃圾集装箱里。从扫地到装车运送到垃圾中转站,这些活对平均年龄都超过五十岁的环卫工人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平时缺乏劳动锻炼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大家都感到身上被汗湿透,而且腰酸腿痛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7点30分,天亮后我们回到开始打扫卫生的地方看见环卫工陈大姐还在那里做保洁。她说,才打扫完,早上几辆出殡的车过去扔了一路的纸钱,我还得一张张捡起来。我们看见她手里的工具换成了捡拾器,我们体验了一会,长长的捡拾器就像大夹子一样,虽然不用弯腰了,但是时间一长整个手和小臂都酸软了。陈大姐告诉我们,这段路上的商店非常多,一到早上商店开门后,许多人就把吃过早饭的饭盒、筷子、餐巾纸等垃圾随意丢弃在门前,她还得一趟趟来回及时清扫到保洁袋里,每天在350米长的路上不知道要走多少个来回。

虽然只干了一个上午,这短短的时间里让我们体会到了一名环卫工人的艰辛与不易,他们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坚守在自己管辖的路段上,用默默的坚守保障了我们身边环境的洁净与优美,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随意制造丢弃垃圾,用不文明的行为肆意破坏我们大家共同生活的美丽城市呢!

环卫工人陈大姐

知足的陈大姐露出开心的笑容。

□本报记者 郝 光 文/图

陈大姐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环卫工人,名字叫陈晓轩,今年50多岁了,她和丈夫一起承包了新华路火车站东侧350米长路段的保洁任务。

见到陈大姐是凌晨4点钟,陈大姐穿着黄色环卫工作服、拉着保洁车正在路上清扫路面上的杂物,不远处一个60多岁同样身穿黄色环卫服的老人正用铁锨铲除路上被大车碾压的泥土,环卫处的同志告诉我说,这是陈大姐的老伴,他们共同负责这段路面和两侧人行道上的卫生养护。"我们每天都是这个点起来干活,已经干了20多年了"说起这些,陈大姐很是平静。她一边干活一边回答我们的问话,手脚一会儿也没有闲着,很快,她经过的路面干净起来,人行道上边边角角里掉落的树叶、烟头、纸屑都被清扫干净后装进了保洁袋中。我问她:"这样的工作每天得干多久才算干完呢?""每天早上我们清扫到7点左右,把收集起来的垃圾拉到垃圾中转站去,老头回家休息,我再回来沿着街道进行保洁,看见有随地扔下的垃圾再捡拾起来,一直干到中午11点,老头过来接着干活,我回家做饭,中午吃完饭,下午我们再过来继续来回检查清扫垃圾。""你一上午干这么多活,回家还要做饭,不累啊?"我问道。"有啥累的啊,都这么多年,习惯了。再说,生活总要继续啊。"说起这些,陈大姐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试着拉着陈大姐的保洁车走了一段,初开始还没什么感觉,时间长了就感觉到双臂双肩有些酸痛,上坡的时候更加吃力。陈大姐告诉我,平时装满一车垃圾的份量大概是三四百斤,如果遇到装的是从下水道挖上来的污泥或者建筑垃圾的话就更重了。

告别陈大姐,远远望去,昏黄的路灯下,寂静的路上不时驶来一辆辆大卡车,卡车过后席卷而过的是漫天的灰尘,而众多像陈大姐一样的环卫工人们每天就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环境中默默地清扫着,每天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来来往往的行人们是否能体会到他们付出的艰辛呢?

【记者体验感言】

尊重环卫工就是尊重自己

□本报记者 杨 柳

当清晨,人们在晨曦中,在马路上,开始为新一天的生活穿梭不停时,大概谁也不会赞叹路面的干净整洁。但是,如果一觉醒来,人们发现城市的街道满是纸屑、树叶、废弃物时,大概会说:"环卫工怎么不给打扫打扫?"的确,环卫工,干的就是打扫城市街道卫生的活儿。这活儿科技含量不高,薪水不高,在平时很容易被人忽视。被人念起时,大概就是街道环境有此许瑕疵的时候。

信阳日报民生部记者四人有幸体验了环卫工一天的工作。活动时间虽短,起始于零晨三点,在人们酣睡时,我们开始在打扫中感受到环卫工的艰辛。扫地时不能弯腰;扫帚是自制的薄长竹扫帚要抡圆,要贴地面,尽量不扬灰;竹扫帚扫完后,再用编织袋做的"毛"扫帚扫一遍;随时打扫树上的落叶、行人丢弃的烟头等垃圾,手拉架车运垃圾到垃圾中转站……很快,我们的脸上布满灰尘,汗浸衣衫。环卫工们总是心疼我们,你们别扫了,你们别拉了,这活儿又脏又累,你们别苦自己了。他们这样说,让我们反倒更心疼他们。

记者了解到干环卫工的大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很多都是两口包一个路段。从凌晨两三点一直打扫到天亮,然后再开始一天的街道路面保洁,间或,其中一人回去抓紧时间做饭,洗衣……

炎炎三伏,数九寒冬,他们披星戴月,忙忙碌碌,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可以说是枯燥的体力劳动中度过自己的平凡岁月。

记者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脸都是黝黑的,手掌上老茧密布。体力上的劳累,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其实他们更在意的是人们的理解与尊重。因为有极少数人不尊重他们的工作,甚至轻视他们的劳动。也许在有些人眼里,环卫工干的是微不足道的工作,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城市的干净整洁,请大家尊重并善待环卫工吧。

本部记者跟着保洁员尝试用捡拾夹对地面杂物进行保洁。 本报记者 郝 光 摄

□短 评

向群众学习

李春富

今天一上班,听说信阳日报社民生新闻部的四位记者就和环卫工人一起去干活了。捡垃圾、拔杂草、扫街道……忙得不亦乐乎的他们,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基层工作和平凡而又伟大的基层群众!

笔者不禁为这种走基层的方式拍手叫好。因为笔者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是基层的一员,深知基层生活平凡中的艰辛,基层工作琐碎中的高尚,基层群众朴素中的伟大。而且,笔者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深知新闻的源头在基层、精华在生活、老师是群众。因而,民生新闻部这种做法值得坚持和倡导;因为,他们领悟了新闻之本,那就是向群众学习。

自今年8月中旬以来,新闻界启动了"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各媒体迅速响应,稿件发表之快捷、反映生活之深刻、社会影响之广泛,蔚为大观。这是一件好事,笔者深有同感。时下,新闻界出现了不少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视野开阔、笔头快捷、电脑技术熟练,但也存在着缺乏基层锻炼、对国情、民情不甚了解等缺憾。开展此次活动,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个锻炼提高的好机会。一切有志于做个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年轻人,当抓住这个难得时机,投身基层,体验生活、向群众学习,好好锤炼自己。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搞形式主义,而是具有激浊扬清、正本清源的现实和深远意义;是新闻界打基础、树正风、育新人的一个重大工程。旨在不断深化新闻改革,不断拓展新闻视野,不断求得新闻实效,真正培养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扑下身子、深入生活的职业精神,和谐社会、传播文明的职业道德,学习群众、一以贯之的职业操守,体验生活、常抓"活鱼"的职业水准。"走、转、改",不跟风,常坚持,当如是!

"我在这儿创业很幸福!"

——东莞光源玩具(车轴)制品厂总经理陈剑平的创业人生观

□夏晓辉 文/图

年近50岁的陈剑平每次回到自己创办的东莞市企石镇光源玩具(车轴)制品厂,第一件事就是习惯性地抱着他的小孙子亲个没完,然后再到车间去转转。他逢人就说:"我在这儿创业很幸福!"

陈剑平花了近20年的光阴漂泊打拼在广东,如今拥有自己的厂房和公司。为了这一梦想,他几乎耗尽了自己的青春。而他却说:"自己靠打拼能有今天,是幸福的!"

出生于新县陈店乡高湾村的陈剑平,1980年高中毕业后通过资格考试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可是,在那个年代每月连45元的工资还拿不到手的他,过着踏踏实实的教书生活,不仅没给家庭带来幸福,几年来还倒欠两万块钱的外债。

1995年,他辞掉了教师职务,只身闯广东。

在陈剑平的记忆里,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那年,他在广州流花火车站附近找工作时遇见一个老头,见他正吃力地提着两个大挎包,憨厚纯朴的陈剑平二话不说,执意地要帮帮人家。老头害怕是抢包,怎么也不让他背,无奈之下,陈剑平掏出自己的教师资格证让老头看。老头看了一下他的教师资格证,又看着这位落魄而又坦诚的小伙子,终于相信了陈剑平。

一路上,老头问陈剑平只身到广东干什么?陈剑平如实地把自己出来找工作无果的窘境告诉了老头。

老头听了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了一句:"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到东莞市一个灯泡厂,这个厂的老板是我的供应商。"老头又告诉他:"我是台湾人,经常来大陆,今后有什么困难就直接找我。"临别时,递了一张名片给陈剑平。

陈剑平在这家灯泡厂一干就是五年,由技术骨干到领班,然后到生产厂长,月薪3000元。这五年期间,陈剑平不仅学得一门技术,而且还掌握了外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模式。

图为陈剑平(左一)幸福的一家

之后的日子,陈剑平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了。我不能这样永远给人家打工,我要有自己的事业!

终于有一天,他向老板提出辞职。老板感到很意外,问陈剑平:"是我们工厂待遇不好,还是什么原因?"老板又说:"如果嫌待遇低,我再追加五万元。就在这儿干吧?我们需要你!"

有着老区性格的陈剑平态度坚决地说:"我拿了你多给的五万元,就永远是你的打工者了。"

辞职以后,陈剑平心里根本没有底。他带着五万元的打工积蓄,还掉家里所欠两万块钱的外债,自己租了一间房子,又过着漂泊的寻梦之旅。

期间,他原来打工的那家灯泡厂的客户朋友给他出个主意,叫他另起炉灶办厂。陈剑平分析说:灯泡市场是个饱和的市场,没有多大前景,不久的将来会有光源工艺品替代。

2000年,在东莞市企石镇租房子住了大半年的陈剑平,有一位朋友无意中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有位港商要寻找在两秒钟内达到2700度耐高温的亮化材料。陈剑平到东莞市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又打电话咨询北京中国社科院。通过调查了解,他获知目前国内还没有这种耐高温材料的生产厂家。

有着光源生产经验的陈剑平初生牛犊不怕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自己关在租住的房子里,七天七夜没出门,一门心思地去钻研这种耐高温材料。经过反复试验,他找到一种碘钨丝,终于研发出了一种在一瞬间能抗压电流2700度的耐高温材料。他把这个土发明介绍给一位港商,很快被港商认可。然后,这位港商又把这一发明推荐到西班牙童乐玩具公司。这一创举,为他今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西班牙童乐玩具公司到如今都是陈剑平的大客户。

陈剑平创办的光源玩具公司,历时九年。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人,产值由200万元到如今的3000多万元。业务遍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西班牙、印度、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

"我的产品力求环保,我们做的玩具保质保量!"这是陈剑平口口声声说的一句话。

"我最高兴的事是我的产品能得到世界的认可,能漂洋过海。不仅如此,我的产品从未让客户提出异议。试想,你说这是什么心情?那是一种幸福、是一份自豪、一种成就感!"

陈剑平把"幸福"二字诠释得富有哲理味!

陈剑平还把幸福演绎到人生的价值和行动上。

十几年来,逢年过节回家乡,他第一个要看望的是家乡梅花村80多岁的孤寡老人叶氏,拿出的钱少则一千,多则三千元,从不间断。

家乡高湾村修桥,他拿出五万元;家乡修塘堰坝,也是他拿的钱最多……无数次善举,这让家乡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陈剑平有一儿一女。大儿子已娶妻生子,小女儿正在厂里学管理。他们一家人都在厂里当工人。"以后年纪大了,就把东莞的厂子交给孩子们打理。"

说到这里,陈剑平好像想起一件事,他说:"家乡人民政府已给我征了几十亩工业用地,我明年打算在家乡办一个能容500人左右的分厂,一是新县人居环境好;二是在家乡投资成本少;三是还能解决家乡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

"新县不应该在房地产上做文章,一定要发展生态工业,否则就没有后劲。"

"我对赚钱考虑得很少。作为人,应该对社会、对人类要有一份责任心。这样才活得有血有肉!"

陈剑平的生活很俭朴,他从不进娱乐场所;从不打牌;从不到高档场所消费。他说:"我能有今天,已经很满足了。最起码,我不像15年前为生计而奔波。闲暇之余,邀上几个好友聚聚,泡上一壶茶,喝个小酒,聊聊天。或者带上我可爱的小孙子,开着自家的车,在阳光明媚的东莞市兜兜风,日子过得既惬意而又有滋味!"

风起潮涌老区人

9月22日下午,位于东方红大道市三小隔壁的一家服饰商场突发火情,从楼内冒出的滚滚浓烟夹杂着刺鼻的气味,过往行人无不掩鼻。119消防车及时赶到现场,消防队员们身着防护服进入火场,经过紧张扑救,下午5时许,火情基本被控制,因为火灾而导致市三小延时放学。据商场老板说,起火原因他们也不清楚,当时正在营业的时候突然起火,幸好大家及时撤离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上图为消防车及时赶到进行扑救。下图为消防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火场。

本报记者 郝 光 摄